

愛新覺羅毓鋆學述與奉元書院流行影響

黃忠天*

摘要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為前清皇族，曾師事陳寶琛、王國維、葉玉麟、康有為等等望眾士林學者，並於台灣輶光養晦窮經皓首六十餘年，堪稱為跨世紀最後的通經大儒。其一生歷經光緒、宣統清帝以迄馬英九總統等無數政權，並斡旋於中外無數政要名流。從溥儀身旁運籌帷幄的謀臣，至講學於臺北閭巷間潛龍勿用的隱士，讀書一百年，教學一甲子，門生一萬人，可謂開曠古未有之傳奇。1947 年愛新覺羅毓鋆遭遣送來臺監管後，先後成立「天德黻舍」、「奉元書院」。惟其最終理想則在籌辦大格局之「華夏學苑」，藉以傳承夏學文化使命。本文擬從其生平事略、師承學養、著述相關問題，以及書院興辦原委、書院課程內容教材、書院出版品、書院講學要旨與特色、書院人才培育、書院的流行與影響等等加以論述，冀能對於台灣書院史與台灣經學史做補苴罅漏工作，亦願藉本文羅縷紀存那曾與台灣經濟由蟄伏而起飛的年代，奉元書院如何吸納來自台灣各大專院校莘莘學子同歸一字的盛事，與一代鴻儒文化志業從過去迄現今海內外之流行影響，以及愛新覺羅毓鋆逝世後，弟子陸續整理聽課筆記之出版狀況。

關鍵詞：愛新覺羅毓鋆、天德黻舍、奉元書院、書院、經典、教育

*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paul@gapp.nthu.edu.tw)

附記：本文原刊於《漢學研究通訊》，32 卷 1 期，（總 125 期）2013 年 2，頁 38-49，文長約 15000 字。本文在原文基礎上，另增補「流行與影響」等相關資料，篇幅增加近半，約 27700 餘字。

The Education of Aisin Gioro Yuyun and Its Extended Influence on Fengyuan Academy.

Huang,Chung-Tien*

Abstract

Aisin Gioro Yuyun (1906-2011), a former member of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studied under scholars such as Chen Baochen, Wang Guowei, Ye Yulin, and Kang Youwei. He devoted over six decades to the study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making him a prominent scholar spanning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he experienced various political regimes from the Guangxu and Xuantong Emperors to President Ma Ying-jeou, navigating the realms of numer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dignitaries.

From a strategic advisor to Puyi to a recluse imparting knowledge in the lanes of Taipei, his century-long dedication to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over ten thousand students, marks an unparalleled legend. In 1947, after being sent to Taiwan for supervision, Aisin Gioro Yuyun established the "Tiande Academy" and later the "Fengyuan Academy." However, his ultimate goal lay in establishing the comprehensive "Huaxia Academy," aiming to pass on the mission of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is life, academic lineage, writing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y, curriculum content, publications, lecture them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well as talent cultivation within the academy. The goal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gaps in Taiwanese academy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shedding light on how Fengyuan Academy, during the era when Taiwan's economy was transitioning, attracted student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the enduring impact of a generation of cultural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Aisin Gioro Yuyun, Tiande Academy, Fengyuan Academy, academy, classics, education.

*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壹、前言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為本世紀最具傳奇性人物之一。¹其一生歷經清光緒、宣統以降，至陳水扁、馬英九等等政權，並斡旋於其間中外無數政要名流。從身為溥儀身旁運籌帷幄、叱吒風雲的御前行走，到講學於臺灣臺北市巷弄間潛龍勿用的隱士，一生傳奇無數。雖然在台灣講學一甲子，受業弟子超過萬人，然由於身份特殊，復遭監管，加上長時期處於台灣戒嚴時期，²以致其行事極為低調謹慎，弟子亦不敢造次提問，更遑論撰述其生平事蹟。直到 2011 年 3 月 20 日仙逝後，門人追念師恩，始有追悼文字與相關專著問世。其中對毓鋆一生行誼，較全面性敘述者，有許仁圖《長白又一村》與張輝誠《毓老真精神》³等作。

一、生平事略

毓鋆為前清皇族，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曾自號「安仁居士」、「仁勾遯者」、「明不息翁」、「奉元老人」、「仁勾遯叟」，⁴為清太祖努爾哈赤次子和碩禮烈親王代善十一世裔孫。父為禮惇公，母親與妻均為鈕祜祿氏。⁵自幼接受宮廷教育，十三歲留學日本、德國。眼界為之遼濶，益增其經國大志。1932 年溥儀在日人威脅利誘下成立滿州國。毓鋆與溥儀名為君臣，情同手足，受任為御前行走，投身政治，並與素所顧慮的日人周旋。1945 年八月十五日，日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滿州國亦決定歸順國民政府。惟當時蔣中正委員長仍要求毓鋆至南京接受審訊。1946 年張學良遭遣送來臺，隔年（1947 年），毓鋆亦被送至臺灣監管。

毓鋆初於台東農校（今台東專科學校）任教，1954 年移居臺北，並藉胡適的推薦，於 1958 年開始教授外國博士弟子。⁶1967 年應聘至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哲學系任教，一年有餘辭職。1971 年成立「天德齋舍」，其間亦曾先後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與政大哲學系教職。兩岸開放往來，毓鋆以八秩晉七高齡返回瀋陽新賓故土，捐貲修建滿清永陵，⁷並與地方政府

¹ 愛新覺羅毓鋆，為紀念昔日救命恩人，在臺身分證登記為劉柱林。往昔學界人稱「毓老」。本文原作「愛新覺羅毓鋆」、「毓師」、「毓老」。今依審查者意見，求其統一並兼顧學術公正客觀要求，除必要時稱全名外，餘大多省稱為「毓鋆」。

² 指 1949 年 5 月 19 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令為止，長達 38 年的時期。

³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 年修訂版）。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2 年 7 月）。

⁴ 毓鋆四十歲時自號「安仁居士」，七十歲時自號「仁勾遯者」，八十歲自號「明不息翁」，九十歲自號「奉元老人」、百歲時自號「仁勾遯叟」。

⁵ 其母為咸豐孝貞顯皇后姪女，妻為咸豐皇后孫姪女。

⁶ 其中如魯道夫、魏斐德諸人。理查德·C·魯道夫（Richard·C·Rudolph）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方語言系主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為美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及最具影響力歷史學家之一。

⁷ 清永陵位於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永陵鎮，為努爾哈赤祖先之陵墓，又稱「興京陵」。葬有孟特穆（肇祖）、福滿（興祖）、覺昌安（景祖）、塔克世（顯祖）以及努爾哈赤的兩位叔伯禮敦和塔察篇古以及他們的配偶。始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後多有改造和擴建。1988 年成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洽商創辦「滿學研究院」，傳承滿族文化。2010年北京清華大學陳吉甯陳副校長率代表團至臺北拜會毓鋆，面邀參加清華百年校慶，並商談於該校成立書院，毓鋆欣然同意，並遣弟子徐泓接洽後續相關事宜。惜其壯志未酬，竟於2011年3月20日清晨溘然長逝，享壽一〇六歲。

二、師承學養

毓鋆六歲入紫禁城毓慶宮為溥儀之伴讀，⁸時宮內教育由太傅陳寶琛負責，先後有鄭孝胥、羅振玉、柯紹忞、王國維、葉玉麟等等望眾士林學者加入教席，另有英國教師莊士敦教授西學。⁹十三歲（1918年）完成十三經誦讀後，¹⁰留學日本、德國。1924年溥儀遭馮玉祥逐出紫禁城，賃居於天津張園時，康有為曾晉見溥儀，推想毓鋆師事康南海，或即在此時，並頗受其春秋公羊學的影響。1925年初，清華學校設立國學研究院，¹¹由籌備處主任吳宓延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人為教授，¹²王國維並特別指示毓鋆前往旁聽。1927年5月王國維自沈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而亡，毓鋆向來敬重王觀堂先生學問，惟對於王氏天天教人救世，卻不能自救，臨用事竟沉湖，除傷痛惋惜外，亦萌「百無一用是書生」之嘆，從此遂堅定其一生提倡「治世實學」的信念，即任何學問倘未能發為世用，等於空談。

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此語衡諸孔子頗為恰當，用之於毓鋆亦然。毓鋆十三歲以前熟背十三經，奠定其良好的經學根基，此後並隨著歲月的增長，閱歷的積累，在學習上漸擴及先秦諸子百家之學，乃至於佛教、基督教諸經典。更難能可貴者，復將上述經典融而為內聖外王的智慧。如果將毓鋆一生師承學養分為幾個階段來看：第一階段1906-1927（21歲以前），主要為宮廷教育時期，在眾多宮廷名師的教誨，並與康有為、王國維諸師切磋請益之下，除奠定經學根柢外，並確立其後來公羊學路數；第二階段為1928-1946（22歲-40歲），主要將其所學經典智慧轉化為個人智慧，實際運用於謀國治國；第三階段為1947-2011年（41歲-106歲）監管於臺灣時期，專事治經與講學，將其一生最純熟的學識與智慧奉獻給臺灣青年，直到生命的盡頭。

2004年作為明清皇家陵寢的擴展部分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⁸ 毓慶宮為同治、光緒兩朝皇子讀書之所。溥儀三歲即帝位，六歲入「毓慶宮」就學，推測毓鋆應在六歲左右與其他皇子伴讀。

⁹ 依據毓鋆的美國學生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 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於1970年編錄《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序後所附愛新覺羅毓鋆傳記云：「吾師姓愛新覺羅，名毓鋆，號安居居士，清光緒領班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公之孫。幼承庭訓，及長，師事太傅陳公寶琛、鄭公孝胥、羅公振玉、柯公紹忞、王公國維、康公南海、梁公啟超、葉公玉麟諸大師，攻經、史、子、集；英人教師莊士敦傳西學。」(Taipei: Cheng wen ch'u pan she: distribu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1970)筆者按：同門黃德華(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2012年5月17日曾來信，提及毓鋆親云世鐸為其世伯，魏斐德發表前，未經老師過目，致文中有誤。

¹⁰ 太福晉(太師母)曾因此責備其「沒出息」，蓋因皇子多在十二歲即背完十三經。

¹¹ 清華大學其前身為1911年的「清華學堂」，1912年改稱「清華學校」，1928年改稱「國立清華大學」。

¹² 此四人即後來成為名動天下之清華大學「四大導師」。

三、出版著述

毓鋆曾說：「孔子的六經都沒人讀了，我們寫的東西還有誰會去讀？著書立說有什麼用，不如直接讀六經。」¹³也常說：「中國學問是解決問題，不是寫一本書教後人研究。古人的智慧，講就夠了，放著《論語》不讀，還讀什麼語啊？思想還有新舊？會用都是新的，不會用都是舊的。」¹⁴在如此觀念之下，是以一生述而不作，不願著書立說，便可想而知。

不過依據美籍弟子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序後所附愛新覺羅毓鋆傳記云：

獨學卅餘年，以《春秋公羊學》之微言大義為用，以《大易》為歸，貫徹群經，成《愛新氏八經微義》（易、書、詩、禮記、公羊春秋、論、孟、孝經），並著《新清史》、《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前事）及《無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後事）等稿。¹⁵

由上述文中，可見其往昔似曾撰有《愛新氏八經微義》、《新清史》、《受想行識集》及《無受想行識集》等書。另筆者猶記得毓鋆曾云撰有中國近代史相關著作，¹⁶如果依魏菲德與筆者記憶所及屬實，則毓鋆生前至少應曾撰有五種以上的著作。可惜其逝世後，未聞有任何著作留下，不僅為門下弟子之憾，更為海內外知識份子之憾。

貳、奉元書院沿革與教學

一、書院沿革

1954年毓鋆由台東返回台北定居，時家居台北內湖週美（舊稱洲尾）兩層樓公寓。因胡適的引介，陸續教授外國學生，並在家中授課。其後賃居台北四維路（陽明山管理局金仲原宅）。

1971年搬遷賃居於台北臥龍街成功新村某立法委員白色獨棟洋房開始以中國傳書院規矩講四書五經。初期弟子主要為文化大學舊生及台灣大學學生。11月8日毓鋆決定以「天德覺舍」為名，正式開始招收大學生為門徒¹⁷。取名「天德」有幾層涵義：其一，「天德」二字，

¹³ 筆者與毓鋆會談語，時間約在2004年左右。

¹⁴ 張輝誠：〈泰山頌兮——悼毓老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1年04月08日）。

¹⁵ 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Taipei：Cheng wen ch'u pan she：distribu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1970）

¹⁶ 1979年於天德覺舍上課時，某日毓鋆心情頗佳，說道：「我今天很高興，因為我寫的近代史已複製兩份，分別託人帶往日本與美國，現在即使把我給斃了，我也了無遺憾。」

¹⁷ 記憶中毓鋆只收大學生或研究生，不收社會人士，因為社會人士較為複雜。

出自《易經·乾卦》：「天德不可為首」。據馬康莊學長云：「天德是老師紀念清朝的用字。清朝創太祖努爾哈赤建後金，年號『天命』，清朝結束於溥儀滿洲國的年號『康德』，老師取『天命』『康德』，上下各一字的「天德」，為龔舍之名。」¹⁸惟竊以為在當時戒嚴時代，除宗教講經說法外，禁止集會、結社，私人講學自然更為敏感，取名「天德」，或有暗示監管層峰「上蒼有好生之德」，放其一條生路之意。

1973年龔舍又遷居新店市寶元路，1976年搬至台北天主教耕莘文教院附近巷弄一處平房，1978年終於定居台北市溫州街某大廈一樓，結束長期租賃的狀況，並在一樓附屬的三十坪地下室授課。

1987年臺灣解嚴，毓鋆取意《易經·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將「天德龔舍」改名「奉元書院」。惟其最終理想乃籌辦格局更大的「華夏學苑」，藉以傳承夏學。他曾預為此學苑撰有一聯如下：「學由不遷怒不貳過臻聖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師履一平要道」，可惜其壯志未酬身先死，徒留一代大儒千古遺憾。而鋆主持的奉元書院，也在其逝世後，人亡政息，一切暫告終止。

表一：愛新覺羅毓鋆主持書院沿革表

成立時間	書院名稱	負責人	地點	受業人數 (大約)	備註
1954年	無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內湖洲尾（今名週美）	數十人	以外國學生為主
1971年	天德龔舍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市臥龍街	數百人	開始正式招收大學生
1973年	天德龔舍	愛新覺羅毓鋆	新北市新店市寶元路	數百人	
1976年	天德龔舍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市辛亥路耕莘文教院附近巷弄	數千人	
1978年	天德龔舍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市溫州街巷弄	數千人	
1987年	奉元書院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市溫州街巷弄	數千人	2009年2月28日講授最後一堂課(時年104歲)

二、書院教學內容

1971年「天德龔舍」正式成立之前，毓鋆早已在五、六〇年代招收外籍學生，並採個別授

¹⁸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2012年修訂版），頁85。

課方式。依據魏斐德教授（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鋃論文集》序文¹⁹曾提及當時毓鋃曾授其《孝經》、《四書》、《道德經》、《春秋公羊傳》等等。由於毓鋃教授外國學生均採個別指導，推測其教授課程除上述諸書外，或有因材施教另授其他課程者，惟詳細內容不得而知。據歸屬「天德覺舍」第一班的學生台灣大學哲學系許仁圖學長的說法，臥龍街時期，除了週六、週日上午講授《論語》外，週一至週五晚上七時至九時，陸續開設有《中庸》、《大學》、《孝經》、《禮記》、《尚書》、《詩經》、《周易》、《孟子》、《資治通鑑》、《孫子兵法》、《史記》等課程。

後來隨著受業弟子愈來愈多，毓鋃所授課程也更為繁富多元。以屬於第九班的筆者而言，就學期間（1977-1980 年），時毓鋃歲數 70 有餘。每年於上下學期週一至週五晚間 19：00—21：00 上課。當時開課情形：週一為《易經》、週二為《四書》、週三為《春秋》、週四為《詩》《書》《禮》²⁰、週五為子書²¹、寒假由於假期較短，加上逢舊曆年假，例不開課，暑假則或開《孫子》、《通鑑》、《冰鑑》、《孝經》、《昭明文選》等書。另據同門張輝誠所撰〈毓老師與天德覺舍、奉元書院〉一文云：

台灣解嚴之後（1987 年），毓老師將天德覺舍改名奉元書院，……奉元書院牆上還掛著「天德覺舍」舊課表，課表上寫著週一至週六晚上七點至九點皆有課。週一上「四子書」，週二上「大易」，週三上「詩書禮」，週四上「大易」，週五上「春秋」，週六上「子書」（子書包含《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孫子》、《管子》等先秦諸子，並涉及《資治通鑑》及《人物誌》。）當時還有選課規定，必須先選修四書一年，然後才能選讀其他課程。而進書院讀書必須有人介紹，經同意後才可聽講，聽講後不久還必須寫一篇自傳，讓毓老師看。²²

就張氏所見「天德覺舍舊課表」，與筆者就讀天德覺舍時相較，除每晚授課科目略有調整外，課程內容大致無別。不過，由此一課表週六仍有排課觀之，亦可以反映當年覺舍盛況。張輝誠於 2004 年入奉元書院時，毓鋃已屆 98 歲高齡，此班為其最後一批「關門弟子」，由於毓鋃年事已高，當時每週講課已縮減為三天，即週一《易經》、週二《四書》、週五《春秋》。毓鋃一生講學科目與時間或有變動，然由其最後所授課程縮減為《易經》、《春秋》、《四書》，與其一生講學尤重《大易》與《春秋》相符。至於《四書》或因其為根柢之學，所以亦未嘗停授。

三、書院課程教材

毓鋃授課大多均有特定教材，所用教材除少部分由書院自行出版外，大多購自書坊，其

¹⁹ 由於文長，詳見本文附錄。

²⁰ 由於《詩》《書》《禮》三書篇幅繁多，基本上是擇三書精華篇章，以一年為期，分別講授。

²¹ 由於子書包含範疇較大，基本上是一年授完一子後，改授另一子。

²² 張輝誠：〈毓老師與天德覺舍、奉元書院〉，《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2 年 1 月 29 日），B6 版。

中頗多出自同門許仁圖所經營之河洛圖書出版社。毓鋆授課一甲子，由於時間甚長，涉及科目甚多，加以教材亦時有變動，茲就所知，並同門劉義勝學長等所提供之資料，臚列如下：

- 1、易經：早期曾採用坊間朱熹與程頤合刊本，中後期則以書院影印自掃葉山房本《易經來註圖解》為主，並為紀念太師母，於書名上加上「慈恩本」三字。
- 2、四書：採用台北·啟明書局所刊蔣伯潛《四書讀本》，此書各頁眉批部分附有朱熹《四書集註》，正文之後則有蔣伯潛的語譯廣解，頗便上下參照。
- 3、春秋：春秋用書有二：其一《春秋繁露》。先是採用台北·世界書局所刊（清）凌曙《春秋繁露》（南菁書院本），後則採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其二《公羊傳》。曾採用台灣商務印書館所刊（清）陳立《公羊義疏》，後因字體太小，改用台北·中華書局所刊（四部備要本），亦曾講授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版本不詳）。
- 4、詩經：採用（宋）朱熹《詩集傳》（不限書局）。
- 5、尚書：曾用蔡沈《書集傳》（不限書局），後亦採用台北·華正書局所出版（清）曾運乾《尚書正讀》，並輔以馬浮《復性書院講錄》。
- 6、禮記：採用台北·世界書局所刊（元）陳澧《禮記集說》及孫希旦《禮記集解》，並輔以熊十力《讀經示要》論《禮記·儒行》部分。
- 7、老子：採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魏）王弼《老子王弼注》，亦曾輔以下列諸書：台北·三民書局所刊（清）宋常星《道德經講義》，台北·廣文書局所出版（清）嚴復《嚴幾道先生評點道德經》，台北·里仁書局所出版朱謙之等著《老子釋譯》，台北·廣文書局所刊河上公本《老子道德經》等等。
- 8、莊子：先是採用台北·世界書局所刊《莊子集釋》，內有（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後因其字體太小，改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郭慶藩《莊子集解》，亦曾採用過王船山《莊子解》。
- 9、韓非子：採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陳奇猷《韓非子集釋》。
- 10、荀子：先是採用台北·世界書局所刊《荀子集解》，內有（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採用台北·華正書局所出版梁啟雄所撰《荀子簡釋》。
- 11、孫子：採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竹簡兵法》，為嚴靈峰無求備齋諸子文庫本，內有十一家注，並有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竹簡兵法書影。後期採用台北·夏學社《孫吳兵法太公六韜》、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所刊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或臺北·史地教育出版社景印明萬曆九年內閣刊本《武經七書直解》。
- 12、吳子：採用台北·夏學社所刊《孫吳兵法太公六韜》
- 13、商君書：採用台北·世界書局所刊朱師轍《商君書解詁》。
- 14、管子：採用戴望校釋《管子校正》、郭沫若《管子集校》。
- 15、孝經：採用台北·中華書局所刊喬一凡《孝經通義》。
- 16、冰鑑：影印綠園主人編著《冰鑑七篇之研究》。

- 17、資治通鑑：採用世界書局新校本等（或不限書局），亦曾講授台北·夏學社所刊《歷代通鑑輯覽》。
- 18、人物誌：採用台北·中華書局所刊（魏）劉邵《人物誌》。
- 19、鹽鐵論：採用台北·世界書局所刊（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王佩誥札。
- 20、呂氏春秋：採用台北·華正書局所刊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
- 21、淮南子：採用台北·中華書局所刊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
- 22、潛夫論：採用台北·中華書局所刊（漢）王符撰、汪繼培箋《潛夫論》。

除上述諸書外，毓鋆亦曾選授（漢）王充《論衡》、（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等等多篇文章。以一人之力，講授古籍之多，講授時間之久，蓋可謂近世所罕見。

參、書院的講學特色

毓鋆講學一甲子，門徒萬人，入門雖有早晚、受學時間雖有短長，學習課程雖有多寡，然同門先後汲引其傳授的生命甘泉，並無二致。試想大多數學生入門時，均為二十餘歲跋扈飛揚的血氣青年，卻願意端坐在小小圓鐵板凳，並將方形三合板置於膝上，做為抄寫上課筆記之用。尤其每當酷夏季節，在擁擠異常，又缺乏空調的狹小空間裡²³，眾人無視腥臊汗臭，卻能屏氣凝神，安靜聽課，若非毓鋆獨特的教學魅力，何人誰能在如此條件下，吸納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莘莘學子，殊途同歸於一字之下，竟座無虛席？以下謹就個人領受書院講學要旨與特色，略記如下：

一、講求經世致用

毓鋆前半生在政壇上的歷練，養成其講學著重「實學」二字，不尚空談。其常言讀古書的目的，即在「以古人的智慧來啟發我們的智慧」。²⁴因為「中國學問是解決問題，不是寫一本書教後人研究」。「學問沒有作用，就不是學問」，唯有「有利於民生就是實學」、「經書不講玄學、哲學，完全是解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事，更要解決天下事」。他常說：「古人的『學』字含知、行二義」、「中國很少不講知行的學問」、「中國學問，除愛智外，還得行」，所以他很重視實踐的精神，所謂「治世之道貴乎行」、「學得多如存錢，不過是守財奴，必得要學會花」、「讀了必得會用。讀幾本古書，出幾本書，那容易，能用，就不那麼簡單了，所以特別有價值。能用的書，像製酒的麴，不在乎多，真有一點就夠了。你看出一本古書有用，那下邊都看

²³ 1977 年天德覺舍是在台北耕莘文教院旁的一棟平房八坪大客廳，同時擠了六十多人上課，晚到同學因為室內已無空間，祇能站在窗外聽課兩小時。後覺舍遷徙溫州街現址地下室後，較原來有三、四倍大，空間始大為改善，然亦曾擠滿 250 人以上。

²⁴ 以下括弧中未特別註明出處者，均為毓鋆平日上課時，同門（含筆者）所抄錄之筆記，茲不再一一註記。

出有用了，都迎刃而解。讀多幹什麼？學『麒麟不走生草』做『聖人』啊！那成了人獸。偶俗好名，最是害人虛度光陰。」²⁵又舉王國維為例說：「現在大家都讀觀堂先生的書，拿他做研究資料，但實學呢？卻說不上。我告訴你們，講道容易，行道難啊！」毓鋆曾撰有一聯：「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聯語中即說明了毓鋆蓋以傳統經典作為「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²⁶的良方。

由於書院講學著重經世致用，在講授課程上，毓鋆除首重儒家四書五經外，亦偏好子書，如《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商君書》、《孫子》等等。正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所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毓鋆因講「實學」，重「謀略」，上述先秦子書自然皆為取徑之方。他曾說：「荀子之學乃真正之儒家」、「莊子純粹是一部治事之學」。不過，他雖偏好子書，但也特別注意子書之弊，他曾說：「子書許多皆言之成理，也能治世，然其身多不能自保。」並舉商鞅為例，說：「沒有前眼，又沒後眼，必失敗，狡兔三窟，即後眼是也。商君若懂得前眼後眼就成商帝了。」又說：「有諸子之智，再有內聖工夫（儒家工夫）必能成事。」

毓鋆講經主要在發揮其義理思想作為用世之智，所以他雖稱許宋應星《道德經講義》，卻又嫌其道味稍重，反而較喜王弼所注《老子》，他說：「歷代注《老子》、《莊子》之人雖多，卻沒有超過王弼、郭象二人者，讀其注，等於看完四本書。」並云：「王弼之注為王弼哲學。王弼的思想，未必是老子思想。」他曾談到「好的注解皆可作為一家之言，皆借題以發揮也。」我想毓鋆講經亦在「借題發揮」，亦即借經典以為治世之方。並要門人認真學習，「所謂實學，是要實實在在地學」、「書讀百遍其義自現」、「要背才能活用」。因此，書院門人領受師訓，往往亦能琅琅上口，誦讀若干經典。

二、融通羣籍解經

毓鋆由於窮究群經、遍覽百家之學，因此，講經往往融通羣籍以解經，但他不同於一些注家但尋章摘句以誇博學，經典對他而言，只是「借題發揮」的載體，只要能增長智慧之書，都可以成為其講學時演義發揮的工具。試舉美國漢學家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序》來說明：

劉老師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裡教導我古典中文的學者。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劉老師全憑藉著自己對以往所受教育的記憶以及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在教學的時候他也會摘取某一篇章的一個段落，對另一文章加以解釋。剛開始這讓我很難接受（又有多少人能夠用《大學》裡的一段話解釋《易經》？），但漸漸地我就明白，這樣解經的方式對於劉老師來說是極為重要而無庸置疑的，因為任

²⁵ 同門王鎮華 1979 年 11 月 20 日筆記，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2011 年 4 月 10 日）。

²⁶ 《易·繫辭上》語。

何一句經典裡的話語都是與整體學說相連的一部份，既然是自承一脈，經文互證自然是合情合理的。……。疑古運動和 1930 年代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對劉老師似乎沒有任何影響，然而我卻發現，當我們爭辯於某些細微的觀點時，他卻不僅能引用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論點，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節的爭議和真實性。即便如此，劉老師仍堅決主張學說的連貫性，而我對此的觀點也逐漸隨著時間改變。劉老師不再是一個活化石，一個存在於今日的奇蹟，單純地期盼我們學生能明瞭一個教育者所堅信的理念，相反地，我認為在此時，他開始有意地展現出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²⁷

透過魏氏的話語，如「不理會漢學家文獻與闡釋」、「經文互證」、「用《大學》解《易經》」、「主張學說的連貫性」，清楚地描繪毓璽融通羣籍以解經的風貌，其實他曾要弟子們勤讀《說文》，亦非不諳章句訓詁，然其素來著重通經致用，自然不斤斤於訓詁考據之學。他講學不僅以經解經、以子書解經、更不排斥以佛教、基督教經典解經，例如講《中庸》：「天命之謂性」時，即說道：

孔子講：「加我數十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的智慧，到五十歲，才知天命。但是他經過什麼步驟以後才知天命呢？經過「不惑」（四十不惑），「惑」太可怕了，就得不惑於欲。你如果有惑，就不能知天命。因為什麼？因為嗜欲深者天機淺；嗜欲淺者天機就深。一個嗜欲深的人，他就不能懂天命。你們如果想要有所做為，你們如果不能打破「惑於欲」，你們就不能達到「天命」。這個「天命」不是空話。「天命之謂性」，天命就是性，懂得天命了，就懂得順人性去做事。人如果不能懂順人性去做事，就不能對社會有貢獻了。因為什麼孔子說話很坦白？「五十而知天命」，但是一般人就是和欲爭奪。「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在那中間與私欲的鬥爭，那多麼難！如果說沒有欲，那就是偽君子。因為人都有欲，所以要「不惑」，「不惑」就是不惑於欲。如果你說你不貪污，你沒有欲，但是你就是好於「好名」的欲。但是要如何才能真知天命？就是《金剛經》所說：「不著相而生其心」，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才是真正知天命。「不著相而生其心」，什麼相都沒有了。你如果說：「我不貪污」，但是你就著「好名」的相，所以那得「不著相而生其心」才行。例如：證嚴的慈濟三十週年紀念會，就是有著「好名」的相。你能不惑於欲了，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²⁸

上述毓璽講《中庸》的「天命」二字，其中很自然地援引《論語》、《莊子》與《金剛經》來剖

²⁷ 見張輝誠：〈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收錄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8 卷第 5 期（2012 年 01 月號）。

²⁸ 奉元學會《中庸》筆記整理小組：《中庸》筆記草稿（2011 年 12 月 14 日）。

析「天命」與「人性」的關係，可謂凱切明白。此外在講《孟子·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曾套用《聖經》云：「進天國的必得要像小孩」²⁹。又如論及《易經·坤·彖》：「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時，亦曾謂：「日光之下無新事，世事皆有軌跡可循」。³⁰由此可見，無論是經書、子書、宗教書，祇要是充滿智慧話語的經典，他都善於擷取而為治世的智慧。試觀《論語》中孔子何嘗斤斤訓詁於其所援引之《易》、《書》、《詩》等等古籍文句，亦不過是援經典以為世用，孔夫子如是，毓鋆亦如是，無怪乎魏菲德不禁喟然有「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之嘆！

三、闡發春秋大義

毓鋆師承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為公羊一脈。他曾說：「十三經注疏但存《公羊》可讀」。因此，毓鋆講學一甲子，其中《春秋》成為書院必開的課程，毓鋆所授的《春秋》為《公羊春秋》，其採用的教材為董仲舒《春秋繁露》、陳立《公羊義疏》等等，未曾講授《左傳》。因為，他認為《左傳》與魯國史書（《魯春秋》），均為《不修春秋》，《不修春秋》是歷史，孔子所修的《春秋》是經，有微言大義。他曾說：「史遷言上承麟書（《春秋》），與《通鑑》不同，《通鑑》上承《左傳》」，「《不修春秋》保存亂世之制、世及之制，司馬光承之。故曰：『亂制資鑑』。全是世及資鑑，家天下資鑑，和經書多違。」³¹

由於毓鋆以公羊治經，所以認為「廿五史是亂制，為戒者多，為法者少」，並謂：「廿五史即盜統（道統），古書中有一部分盜統，亦有一部分道統。」或許因為如此，毓鋆很少講授史書。不過，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經史未嘗偏廢。經與史兩者關係密切，經不以史證之，無以觀其事、驗其理；史不以經證之，無以知其理、明其事。透過經史的互證，則經不致流為空談，而史不致淪為紀事帳本，而有義理存焉。因此，毓鋆雖然較少講授史書，然亦不偏廢，惟以二十五史篇帙浩繁，故曾擇《資治通鑑》講授，亦鼓勵門人閱讀《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畢竟「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也。」

至於毓鋆以春秋公羊微言解經方面，如論及《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他認為文中「忠於事君」一句為漢儒所加，「蓋皇帝皆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奴儒將亂制摻入經義」。又如論及《論語·憲問》：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他認為「孔子稱許管仲，乃從其大處著眼，可惜管仲有大一統之環境，然無大器。」又講到《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

²⁹ 參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18:3》：「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的樣式，斷不能進天國。」

³⁰ 參見《舊約聖經·傳道書 1:9》：「已有的事必再有，作過的事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上述為筆者所鈔錄愛新覺羅毓鋆《易經》授課筆記（1980年6月16日）。

³¹ 為筆者所鈔錄愛新覺羅毓鋆《資治通鑑》授課筆記（1979年7月21日）。

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毓鋆更肯定孟子，並謂「忠於國家民族，不忠於一人，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如是方明宣聖思想。」

論到《中庸》：「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他曾提及太師母一生最痛恨推翻滿清的孫中山先生，凡紙鈔上有其肖像者，必以針眼戳之洩恨。然毓鋆於民國人物中獨推崇孫先生，甚至稱許其為「堯舜以後第一人」。蓋以堯舜講禪讓，然自禹而德衰，從此以後，卻成家天下之亂制，國父卻能「撥亂反正」，甚至又大公無私，將打來的江山讓位給袁世凱，所以堪稱堯舜以後第一人。毓鋆亦肯定孫文治國理念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正合於公羊「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之說。

在論及《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時，曾謂：「這就是中國人的責任」、「文化太可怕了，在中國是成功了，將來在世界還是一樣。金人雖強，至今什麼都沒了，大本立得住，就是文化把它勝過了，我是金人，卻在教中國文化。」³²毓鋆的主張合於「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中國」概念，而非「血統中國」概念，其欲藉「夏學」來一統天下，亦符合何休《公羊傳解詁》所說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統精神。這種春秋大一統精神，造就愛新覺羅毓鋆生命的特質與志業，並感染著每一位門下弟子，在學習當下凜然有「孔聖既沒，文不在茲」的昂然氣概與文化使命。

四、重視人格教育

重視道德教育是中國歷代書院最重要而且共通的特色，朱熹在〈白鹿洞書院學規〉云：「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³³雖然，奉元書院並無類似白鹿洞書院之學規，³⁴然而毓門弟子始終有一個無形的規約存諸心底，藉以砥礪自己，培養人格，甚至藉以解決同門之間的小紛爭。

毓鋆常提醒大家必得要守人格，他說：「一個人必得有格，人有格就叫人格，就連豬也有格，買豬肉時，有的買，有的不買，他買就買夠格的，不夠格的就不買了，連物都有格，但連人都沒有格了，那還談什麼！」「你們快快學做人，若不能學會做人，人不能遺世而獨立，人必得過群體生活。你若無信義，就不能過群體生活。要深入、要懂修德。若再混下去，你們只能在這打轉，沒有人敢用你，就是使用你，也不讓你知道，不讓你進入機要決策」、「人無愧於心，即精神生活、良知生活。精神生活不是早上起來打拳、練劍，而是過良知生活」、「不教你們，不希望你們成聖人，能成一個『人』就好了」、「人必得行『人』之事，否則即是素

³² 同門王鎮華筆記，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2011年7月。

³³ 朱熹《朱文公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³⁴ 雖然毓鋆想辦規模宏大的「華夏學苑」，並為其撰有一聯「學由不遷怒不貳過臻聖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師履一平至道」，但似未特別指稱「天德黌舍」或「奉元書院」的學規院訓為何。

隱行怪」，這些教訓雖是三十多年前上課時抄錄的筆記，但於今重新展讀，當年毓鋆慷慨陳辭神情，宛然在目，仍令人心生敬畏。

其實令毓門弟子心生敬畏的不僅是毓鋆平日諄諄教誨，而是他躬親實踐的精神。他青年時期在滿州國供職不受日人威脅；中年時期在台灣亦不受國民政府俸祿；³⁵他曾在九十八歲高齡，回首向來蕭瑟路，曾感嘆云：「老師在日本滿州國時不做漢奸，老蔣時代不當走狗，到現在，人還不糊塗。」³⁶講到《易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時，他說：「我六十年就守這一爻」。

1947年毓鋆被蔣中正請到台灣，從此與滯留北京事奉太師母的師母未能相見。他未曾再婚，並自律甚嚴，課堂甚至公開規定，凡女同學求見老師必得要兩位偕行始可。在兩岸三不通的冷戰時期，毓鋆上課有時提及夫妻天涯乖隔，竟不自覺地背誦起師母以四六駢文託人由日本轉來的書信，其內容如下：

倚門閨而望穿雲樹，履林海而恨滿關山。

兩地相思一言難盡，花蔭竹影滿地離愁。

獨對孤燈，一天別恨。

月夜，雨夜，無事夜；

飯時，眠時，黃昏時。

此六時之滋味不可言傳。³⁷

他吟詠間之款款深情，令全場學生感動無以名狀。課間他談到《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曾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造端沒弄好，餘皆免談。」又說：「夫婦之間守得住，此人必有可取」，「若為食色而活，就與禽獸無異」。膾炙人口的民間傳說故事——《薛平貴與王寶釧》，其中王寶釧曾以苦守寒窯十八年來見證堅貞的愛情；毓鋆竟以六十多年的歲月來踐履他所信仰的正道，相信日後必能成為千古的美談。

毓鋆深覺其一生最為虧負的兩個女人，一為母親，一為妻子。對於妻子，他以守身來回報；對於母親，他除遵母命，刊經籍外，亦在每年母親的誕辰念佛誦經。在其母親往生後，更發宏願手繪千尊觀音，願將功德迴向母親，此壯舉，前後費時十年方完成。天若有情天亦老，面對一代大儒的前言往行，至今思想起來，猶不免令人愀然動容。毓鋆在學問上可謂講活經典，在人品上堪稱直追孔孟，若說聖人有聖之「清」、「任」、「和」、「時」四種典型，³⁸觀其一生行誼，堪稱為聖之「守」者也。

³⁵ 筆者按：2004年某日與毓鋆閒談，曾謂蔣中正總統於監察院長莫德惠（1883-1968）過世後，曾有意要其繼續以滿族接掌監察院長一職，維持五院平衡。

³⁶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7年10月12日。）

³⁷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年）。

³⁸ 《孟子·萬章下》：「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五、結合古今史事

從前清宮廷生活，到運籌帷幄於滿州，最後講學於台北尋常巷弄，毓鋆一生即一部中國近代史。奉元書院懸掛「長白又一村」的匾額，³⁹訴說著他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舞台。他將前一舞台的政治經歷，融入後一舞台的學術思想中，巧妙地醞釀成通經致用的最佳典範。由於毓老師前後經歷二十個政府，⁴⁰閱歷豐富，加以記憶力奇佳。因此，信手拈來融入經典教學中，宛如一部活的近代史，於是經典不再是空言，而是能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的智慧。試舉數例言之：

談到《論語·憲問》：「以德報怨」時，他說：「對太太兒子可以德報怨，在政治上可以嗎？真是想做聖人想瘋了。」又提到：「以汪精衛之人格與身為開國元勳，不可能賣國。祇是各人救國之路不同，因而勝者王侯，敗者為賊也」。⁴¹

講到《資治通鑑·周紀·威烈王二十三年》：「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于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他說：「歷代有攝政，代德而有二王，不可。清亡於攝政，亦興於攝政。」

談到《論語·里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他曾說：「有志者，不在多言」，並舉數例：「在綠島皆失言者，豈為真共黨哉？」「搞政治，殺人和捻一隻螞蟥一樣。惟知危者，方能謹言慎行」；

談到用人、用才方面，他曾調：「曾文公亦未造就出接班人來，李鴻章克己工天不夠。然其子紀澤可算中國第一個成功的外交官，可惜天不假年，五十歲而亡」、「林則徐才德不亞於文正公，然時勢不同，故成就亦不同。從其擬定新疆計畫而薦左宗棠（時為舉人）以任之，足見其識深」。又提到抗戰勝利後，東北接收，所用非人，以致不久旋即淪陷，並道：「東北之失，非衛立煌之責，乃一為熊式輝，一為陳誠」、「國民黨總拖到不可收拾，找個人來頂罪，然歸其咎在用人不當」。

論及《老子》：「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他說道：「出頭的椽先爛。要是為天下先，還能成器啊！看鄒容，可憐吧！再看看于右老，對吧！」

談到《中庸》二十八章：「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曾舉蔣中正身世來說明「自用」、「自專」之例；也提到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王雲五，雖稱許其自學有成，惟對於商務印書館售書昂貴，略有微辭，說：「王雲五真是窮怕了，凡窮苦出身者，一旦富貴，不是作善事，就是嗜財如命。」

由於毓鋆在往昔威權統治的時代，鏗鏘有力地批評時政，痛快淋漓地臧否人物，以致他

³⁹ 「長白又一村」為毓鋆於滿州國亡後，藉以安慰其母，暗喻今生不再涉入政治之題辭。

⁴⁰ 1977年毓鋆曾謂其一生經歷十七個政府，惟當時尚未有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政府，若合併計算，可謂一生經歷二十個政府。

⁴¹ 此概念與余英時先生於汪精衛《雙照樓詩詞叢》，序中對汪氏其人其詩的評論，可謂不謀而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年4月）。

上課時不禁半帶嘲弄、半帶自得地調：「有些學生上課未能專心做筆記，盡在我罵人時才抄筆記」。坦言之，在戒嚴時期，媒體不夠透明的年代，聆聽毓鋆講課間罵人，竟成為當年聽課一大享受。不過，毓鋆亦云：「我四十歲時才垮了，因為什麼？我四十歲時，你們光復了，我們滿洲國就亡國了。我才覺得要要做好人，長白又一村，不做壞事了，這是環境造成的。人的克己復禮，常是環境造成的。我自己懂得想，既然不做壞事了，那就連壞話也不說了。」

對於毓鋆論斷時事，臧否人物，甚至批評弟子不成材，其用心均無非希望弟子能記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但要記取歷史教訓，自然要先明白歷史的真偽。在世事洞悉皆學問中，如今思想起來，臧否人物不僅是褒貶善惡，更是明辨大是大非的訓練。我想毓鋆未曾說人壞話，他只是說出真話。因為要說真話，所以寧願選擇「潛龍勿用」。

肆、書院的流行與影響

一、人才的培育

毓鋆從 1947 年來臺，迄至 2008 年，以 103 歲高齡登壇講授，前後講學長達六十餘年，此一傳奇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1971 年「天德黌舍」正式成立之前，初期學生以招收外國學生為主。據魏菲德所編《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提到：「自民國四十七年十月（1958）開始指導外國基金會留華學生博士論文，迄今已十有一年，共 41 位，其通過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均執教於各大學。（計美 33、德 2、日 2、英 2、加 1、越南 1）。」⁴²可見從民國四十七年到五十九年，十一年多的時間，毓老師至少已經指導了 6 個國家共 41 位的外國學生。惟天德黌舍成立後，仍不乏有外國學生慕名求教，如包弼德（哈佛大學教授）、班大為（黎海大學教授）、夏含夷（芝加哥大學教授）等等，詳細人數，待考。至於初期的「天德黌舍」與後期的「奉元書院」，所招收者均為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學生為主，惟入籍弟子多寡難知。⁴³主要原因是在情治單位監管下的毓鋆，一生行事低調謹慎，惟恐學生名冊落入有心人士之手，故僅老師一人持有之。平時只有師生之間縱的關係，少有同學之間橫的連繫，更反對成立所謂「同學會」、建立「同學錄」之類。雖其逝世前一、二年，曾囑咐弟子黃德華著手建立書院通訊錄，惟早期名冊或散佚、或失聯，如今可連繫者已不及全數十分之一。筆者茲以 1979 年「天德黌舍」為例，⁴⁴週二「四書班」約為 230 人，⁴⁵其餘各班人數不等，每班平均約為 120 人，

⁴² 參考張輝誠：〈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收錄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8 卷第 5 期（2012 年 01 月號）。

⁴³ 毓鋆曾謂：上完《四書》者，即入黌舍超過一年者，方視為「入籍弟子」。

⁴⁴ 以 1979 年為例，蓋筆者當時曾擔任黌舍點名工作。

⁴⁵ 週二「四書班」人數較多，主要原因是依選課規定，弟子須先選修「四書班」一年後，成為正式入籍弟子，方能開始選讀其他課程。

⁴⁶粗估當年約有 710 人，由於其中有選修一門或多門課程者，茲再減其半為 355 人，再乘以 38 年⁴⁷，粗估受教人數約為 13490 人，若再加上天德齋舍成立前後所收外國學生約有六十人，總計學生人數接近 14000 人左右，此數目尚未包括毓鋆當年曾在台東農校、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三校執教時期的學生。同門許仁圖《長白又一村》說：「（老師）四十一歲到臺灣即從事教學，教誨弟子六十年，超過萬人」，⁴⁸以及某電子媒體稱及門弟子有「上萬人之多」，⁴⁹此估算大致尚稱合理。雖然上述推估的數目，都未必精確，惟毓鋆在台灣宣揚中華文化六十餘年，春風化雨無數，藉此可略見一斑。這些當年毓門弟子，頗多從事春風化雨工作，再傳、三傳弟子已不計其數。近十年來，由於毓鋆相關生平事蹟的刊佈，以及授課筆記相繼的整理出版，漸漸在海內外產生無比的影響力，私淑弟子也日益增加。

二、各地書院的經營

毓鋆一手所創辦的奉元書院，雖因在自宅中安詳坐化後，偃旗息鼓。不過，正如《禮記·學記》所說：「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在毓鋆仙逝後，毓門弟子秉著奉元精神，漸漸在各地開枝散葉，傳承經典慧命。

(一)台灣地區

毓門弟子為感念師恩，謹承師訓，在其恩師逝世後，同年底，便成立中華奉元學會，兩年後，在台北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四樓賃屋，恢復奉元書院，傳承講學事業。經過韋路藍縷的經營，台北奉元書院，十年來，除始終維持經典的講授外，也擴及其他藝文課程，如政治、歷史、文化、書法、篆刻等等，前後曾開設有二百餘門課程，並舉辦七十餘場演講，及三屆的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2021 年 3 月 27 日奉元書院與文化大學為毓鋆逝世十週年，特於文化大學大夏館(台北市建國南路)，共同舉辦「龍德而隱最後的大儒---愛新覺羅毓鋆紀念展」，並發行《龍德而隱——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展特刊》以資紀念。⁵⁰

(二)大陸地區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出現回歸傳統文化的熱潮，百年來消聲匿跡的民間書院，又漸次在中國各地遍地開花，其中的原因自然與 8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

⁴⁶ 當年以週四「詩書禮」班人數較少，約在 90 人左右。週一「易經」、週三「春秋」、週五「諸子」人數較多，均在 100-200 人之間。

⁴⁷ 此 38 年，蓋依 1971 年天德齋舍成立，至 2008 年毓鋆停止講授來計算。

⁴⁸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拼圖憶老師·自序》（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 年），頁 47。

⁴⁹ 如維基百科等等網站。

⁵⁰ 徐泓等：《龍德而隱——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展特刊》（臺南：奉元出版事業公司，2021 年）

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高層的政策等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中國大陸有 2853 個縣級行政區推估，書院保守估計應有數千所以上。近十年來，在毓鋆逝世後，隨著毓門弟子在大陸地區的宏揚與傳播，以及同門整理毓鋆講學筆記的出版，漸漸奉元志業在大陸有方興未艾之勢。其中推行尤力者，其一為董華春，另一為尹建維。

董華春為北京大學國際金融法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證券法博士，曾分別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授金融證券法律問題相關課程，2005 年拜毓鋆為師，後收為義孫女，從此鑽研傳統經典，並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其最大志業。2014 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中關村成立奉元書院，建立其奉元教學體系：奉元經典班、華夏文化經營管理總裁班、華夏文化與行政領導力高級研修班、國學教育講師高級研修班，並協助在地教育機構培訓國學教師。

在她的精神感召之下，大陸各地如河北遵化、遼寧瀋陽市、遼寧營口市，山東濟南市、河北天津市、廣東東莞等等，陸續成立以「奉元書院」為名的書院。

另一要介紹的人是尹建維。尹建維 1951 年生於臺灣，祖籍湖南。1973 年畢業於臺灣成功大學電機系，獲學士學位。1975 年預備役軍官退伍後，即加入臺灣德州儀器公司（簡稱 TI）。1978 年赴美進修。1980 年於德州理工大學電機碩士畢業後，繼續服務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達拉斯總部。2002 年初，派駐中國，2009 年在公司工作 30 多年後，從亞洲區副總裁職位退休。尹先生 1976 年師從毓鋆，退休後，於上海創辦恩悅書院，並往來於深圳、南昌、綿陽、北京、深圳等地恩悅書院分部，講授《四書》、《道德經》等等經典課程。

奉元書院在此二人的繼志述事之下，奉元精神也逐漸在神州各地開枝散葉，絃歌不輟。

三、有關毓鋆相關出版品

毓鋆向來主張「述而不作」，以致生前未嘗出版個人任何著作，歿後亦未見有任何著作留存，箇中原因尚待瞭解。究竟是自行焚燬？或確有著作另存他處，尚未問世？不過，雖說「述而不作」，其生前卻曾多次刊刻各種書籍，早年如《易經來註圖解》（1975 年），1980 年成立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並由義子張景興為發行人，從此刊印較多，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全套七冊（夏學社，1980 年）、《船山易傳》（夏學社，1980 年）、馬浮：《復性書院講錄》（夏學社，1981 年）、《孫吳兵法太公六韜》（夏學社，1981 年）、《新校慈恩本周易集註》（夏學社，1985 年）、《妙法蓮華經》（夏學社，1986 年）、《資治通鑑讀法》（夏學社，1987 年）等等。書院所出版書籍（包括夏學社成立前後），其裝幀往往精美，其封面裡（即貼合紙）均印有六龍圖案，其中尤以《易經來註圖解》一書，更附有兩頁簽名頁，一為鏤花雪白宣紙，一為灑金宣紙，甚稱講究。其上印有「仁勾遯者，行年七十有一，恭上慈親九秩晉一千秋，遵母命，刊經籍，廣聖學，興治藝。丙辰正月，既望之吉」⁵¹，從中可見毓鋆的風木孝思。

⁵¹ 此書為同門周義雄所精心設計，書後出版頁另有「歡迎翻印以廣流傳」字樣。

近十年來，毓門弟子在喪師之慟漸漸撫平之際，紛紛將往昔受教筆記，逐一抄錄整理，漸次整理出版。目前已有《易經》、《春秋繁露》、《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孫子兵法》、《管子》、《吳起太公兵法》、《人物志》等書於兩岸三地付梓⁵²，而且此項整理工作，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

由於毓鑒講學逾一甲子，其經說與論述豐富而多元，鈔錄於門弟子筆記者，亦琳瑯而滿目，再加上陸續發現的私人詩文、信函與札記，以及其一生行誼與軼聞趣事，若善加纂輯整理，未來成果可期，不教胡瑗與二程追美於前，⁵³這些整理成果，將可供後人探蹟索隱，鉤深研幾，進而從中領略一代大儒的風範。

伍、結語

1949年以前，由於台灣位處中國東南一隅，雖然南國邊陲，絃歌未絕，古風猶存，但相較於中國大陸，在傳統文化的積澱，顯然落後許多。惟文革十年，傳統文化在大陸慘遭摧殘蹂躪。相反地，天佑中華，在隨同國民政府遷徙台灣許多文化人士的播種澆灌之下，竟在寶島枝繁葉茂、開花結果，甚至超越大陸，毓鑒便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播種者。雖然在當時民間講學人士中，亦不乏知名人士如錢穆（素書樓）、李炳南（台中蓮社）、南懷瑾（十方叢林書院）等等。然欲覓得如毓鑒如此傳奇性的人生閱歷，加上讀書一百年、教學一甲子、具大專院校學歷弟子上萬人者，恐怕空前也是絕後。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的時代，已漸行漸遠。在科技掛帥的今日，傳統經典久矣不復為顯學。民初古史辨一派學者，將經典視為史料看待，今日學術中人亦往往將經典學術化、文獻化。於是「微言絕、大義乖」，經典完全與生活脫節，從此也宣告經典的死亡。但毓鑒竟能紹繼孔聖，六十年如一日，將經典的智慧傳遞下去，成為另一項台灣的奇蹟。雖然奉元書院弟子未必人人熟稔文字聲韻訓詁學上的專業問題，未必掌握出土文獻的資料，但是毓鑒的教誨，已烙印在每位弟子心底深處，成為人生道路上的腳前明燈，更將這種兼具內聖外王的人文精神，遍灑海內外，成為撥亂反正的種子。

毓鑒曾在七十三歲時說：「生命若只剩十年，則也要做最後十年的衝刺。」⁵⁴上蒼疼惜，他竟能持續衝刺，將生命發光發熱，跨越百年，直到生命的盡頭。他曾說：「必得真愛，方拚命」，又舉文天祥為例說：「文文山能殉國，以其真愛國。」毓鑒可謂是真愛國、真愛台灣的人。他陸續創辦「天德齋舍」、「奉元書院」，將一生最成熟的思想、最豐富的歷練、最湛深的智慧，奉獻給他所熱愛的台灣青年。毓鑒被迫離開故里，落難台灣，或許是個人的劫難，但身為門下弟子又何其有幸，能在此因緣下從師問學。

⁵² 詳見文末附錄。

⁵³ 北宋胡瑗、程頤二儒，述而不作，一生著作多為弟子後學纂輯整理而成。

⁵⁴ 1978年9月11日，同門陳惠齡《荀子》課筆記。時愛新覺羅毓鑒年七十三歲。

毓鋆逝世雖已十週年，惟十年來，授課之際，思及恩師，仍往往令人哽咽，不能言語，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今生緣盡，願來生再續師生情緣。

參考文獻

- 王鎮華：〈一分精神一分才〉，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41-42。
- 王鎮華：〈今晚這番話〉，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43-44。
- 王鎮華：〈愛新覺羅毓鋆講述：不誠，啥事也做不成〉，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39-40。
- 王鎮華：〈經常立格，權變則通〉，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15-22。
- 吳孟謙：〈永不止息的鐸聲〉，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61-64。
- 吳哲生：〈繼潛龍之志述群龍之事——念愛新覺羅毓鋆並祝「奉元典範」開新天〉，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65-68。
- 李蓬齡：〈悼永遠六十八歲的毓老師〉，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29-33。
- 李濟捷：〈毓老師身世與經歷〉，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3-9。
- 周義雄：〈心塑巨碑永懷毓老〉，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23-28。
- 林明進：〈元學第一村——（一）跟毓老師說說話〉，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41-48。
- 林義正：〈其猶龍邪？——悼毓老師〉，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1-13。
- 孫中興：〈從「老親王」到「太老師」〉，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50-55。
- 張輝誠：〈毓老師與書院傳統、精神〉，《中華日報》，2012年6月11日。
-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中國時報》，2007年10月12日。
- 張輝誠：〈不可思議的太陽〉，《中國時報》，2008年04月02日。
- 張輝誠：〈大隱——懷毓老師〉，《中國時報》，2010年01月01日。
- 張輝誠：〈那你來吧——悼先師愛新覺羅·毓鋆先生〉，《中華日報》，2011年4月10日。
- 張輝誠：〈泰山頽兮——悼毓老師〉，《中國時報》，2011年04月08日。
- 張輝誠：〈毓老師與我——悼毓老師〉，《聯合報》，2011年4月8日。
- 張輝誠：〈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印刻文學生活誌》2012年1月號。

- 張輝誠：〈毓老師與天德齋舍、奉元書院〉，《中國時報》，2012年1月29日。
- 張輝誠：〈毓老師書畫文〉，《印刻文學生活誌》，2012年5月號。
- 張輝誠：〈毓老師晚年訓勉〉，《中國時報》，2012年6月12日。
- 張輝誠：〈毓老師與大學之道〉，《中華日報》2012年4月15日。
- 張輝誠：〈毓老師與天德齋舍、奉元書院〉，《中國時報》，2012年01月29日。
- 張輝誠：〈毓老師與師承〉，《印刻文學生活誌》，2012年3月號。
- 張輝誠：〈毓老師與養生之道〉，《中華日報》，2012年02月8日。
-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臺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2年。
- 許仁圖：《廿四個晚上：相逢如夢》，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09年。
-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年。
- 郭中翰：〈毓老之於我〉，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53-54。
- 陳復思：〈煙波致爽園記〉，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51-52。
- 曾百薇：〈毓老追思會有感〉，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59-60。
- 黃大炯：〈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毓老師百日紀念會講稿，2011年7月3日。
- 黃忠天：〈存典型乎百世，流德芳於千年——毓老著作纂輯芻議〉，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49-50。
- 黃德華：〈外籍學生與老師〉，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45-47。
- 黃德華：〈餘暉天際驚燦爛〉，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35-39。
- 黃憲宇：〈平凡中見堅貞——毓老〉，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37-38。
- 賓靜蓀：〈長白又一村——愛新覺羅毓鋆〉，《天下雜誌》1998年，第200期，元月號。
- 劉君祖：〈有孚惠心——永懷毓老師〉，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48-49。
- 劉君祖：〈盤皇另闢天〉，台中：台灣周易文化研究會電子報2012.04.01
- 蔡明原：〈圓通經脈的身教鴻儒——愛新覺羅·毓鋆〉，《百世教育雜誌》，2004年第156期，9月號。
- 蔡明勳：〈經者風範〉，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59-62。
- 賴聲羽：〈懷念毓老〉，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年，頁56-58。
- 龍思明：〈竹影花陰黃昏后——奉元求學憶我師〉，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

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 年，頁 5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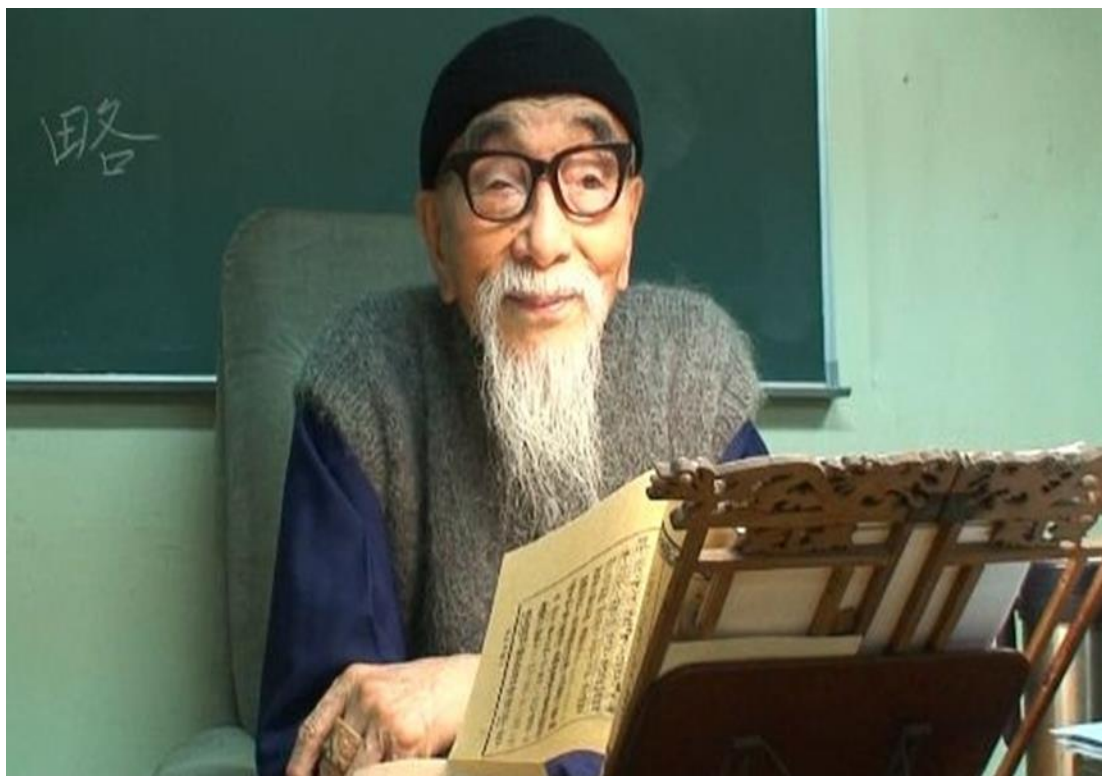
薛丹琦：〈懷念毓老師〉，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 年，頁 69-71。

鐘友聯：〈一〇六歲的恩師愛新覺羅毓璽大師〉，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 年，頁 33-36。

龔鵬程：〈台灣民間講學與藏書之風〉，收錄於《毓老師紀念集》，臺北：奉元書院自印本，2011 年，頁 30。

Frederic Wakeman, Jr. (魏菲德) 1970 “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 (《無隱錄—致敬劉毓璽論文集》)，Taipei：Cheng wen ch’u pan she：distribu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1970 年。

附錄一：跨世紀最後一位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上課神情



附錄二：台灣地區出版愛新覺羅毓鋆相關出版品統計表

類別	書名	編撰者	出版地	出版社	出版年
四書	毓老師講論語(共二冊)	陳 綱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5
	毓老師講論語(共四冊)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0
	毓老師講孟子	許晉溢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6
	毓老師講孟子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3
	毓老師講中庸	許晉溢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3
	毓老師講學庸	陳 綱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4
	毓老師講學庸	許晉溢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5
	毓老師講大學中庸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18
	毓老師講四書札記	江美華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19
	毓老師講大學	林世奇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2

五經	毓老師周易筆記	愛新覺羅 毓璽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6
	毓老師講易經（卷一）	林世奇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6
	毓老師講易經（卷一）	林世奇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1
	毓老師講易經（卷二）	林世奇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1
	毓老師講春秋繁露	顏銓穎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0
	毓老師講《春秋繁露》第二部（共三冊）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1
	毓老師講春秋公羊傳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2
	毓老師講易傳（共二冊）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2
諸子	毓解老子	吳克 劉昊	台北	養正堂	2015
	毓老師講老子			中華奉元學會	2016
	毓老師講莊子	陳明德 劉昊 沙平頤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5
	毓老師講莊子(內篇與天下篇) 附用(莊子白話句解)	陳明德 劉昊 沙平頤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0
	毓老師講人物志	許晉溢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6
	毓老師講人物志(上下)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19
	毓老師講孫子	陳 綱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4
	毓老師講孫子(上下)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1
	毓老師講荀子（共二冊）	許晉溢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2
生平	長白又一村(修訂版)	許仁圖	高雄	河洛出版社	2012
	問心錄	董華春	高雄	河洛出版社	2014
	毓老真精神	張輝誠	台北	印刻文學	2012
	龍德而隱：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璽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展	徐 泓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1
	愛新覺羅毓璽傳（共二冊）	許仁圖	高雄	河洛出版社	2023
其他	禮元錄《毓老師說》	許仁圖	高雄	河洛出版社	2012
	盤皇另闢天的毓老師	許仁圖	高雄	河洛出版社	2015

夏學論集(壹)	徐 泓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7
夏學論集(貳)	潘朝陽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19
夏學論集(參)	潘朝陽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21
奉元語要(壹)	愛新覺羅 毓鋆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18
奉元語要(貳)	愛新覺羅 毓鋆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19
奉元語要(參)	愛新覺羅 毓鋆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19
奉元語要(肆)	愛新覺羅 毓鋆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0
奉元語要(伍)	愛新覺羅 毓鋆	台南	奉元出版公司	2020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	顏鈺穎	台北	中華奉元學會	2021
元汁元味毓氏學	許仁圖	高雄	河洛出版社	2021

附錄三：大陸地區出版愛新覺羅毓鋆相關出版品統計表

類別	書名	編撰者	出版地	出版社	出版年
四書	毓老師說論語	陳綱		中信出版社	2016
	毓老師說論語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19
	毓老師說中庸	陳綱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5
	毓老師說大學	陳綱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5
	毓老師說孟子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22
	人與經典：大學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22
	人與經典：中庸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22
	毓老師說四書（全四冊）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22
五經	毓老師說易經（全三卷）	陳綱	北京	天地出版	2018
	毓老師說公羊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毓老師說易傳	陳綱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毓老師說易傳（修訂版）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毓老師講易經①乾坤卦	林世奇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8

	毓老師說詩書禮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22
諸子	毓老師說老子	吳克 劉昊	北京	天地出版社	2018
諸子	毓老師說莊子	陳明德 劉昊沙 平頤	北京	天地出版社	2018
	毓老師說管子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毓老師說春秋繁露（上、下冊）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毓老師說人物志	陳綱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毓老師說人物志（修訂版）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毓老師說孫子兵法（修訂版）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毓老師說吳起太公兵法	陳綱	石家莊	花山文藝	2019
	禮元錄（毓老師經典名句錄）	許仁圖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5
生平	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	許仁圖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4
	毓老師講學記	許仁圖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20
	隱者顯赫：中國最後一個皇族名儒	張輝誠	北京	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8

附錄四：兩岸奉元體系相關書院

成立時間	書院名稱	負責人	地點	受業人數	備註
1971 年	天德巽舍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市臥龍街新北市 新店市台北市辛亥路 台北市溫州街	約萬人	
1988 年	奉元書院	愛新覺羅毓鋆	台北市溫州街	約萬人	
2000 年	德簡書院	王鎮華	新北市永和區	約數百人	
2008 年	凱風書院	黃忠天	高雄市凱旋路	約百人	
2012 年	奉元書院	孫鐵剛 劉君祖	台北市羅斯福路	約數百人	
2013 年	恩悅書院	尹建維	上海市中山西路 2281 號徐匯晶典大廈	約千人	初名貞元書院，後 改為今名。另有深 圳、南昌、北京、 綿陽、洛杉磯分部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奉元書院	董華春	北京市海淀區 北京市大西山	約數百人	
2015 年 7 月 8 日	奉元書院	李際	河北省遵化市	約數百人	
2016 年 6 月 4 日	奉元書院	陳航 李曉彤	遼寧省瀋陽市	約數百人	
2016 年 9 月 25 日	奉元書院	沈藝 柳傑	遼寧省營口市	約數百人	
2019 年	奉元書院	李芳	廣東省東莞市	約數百人	

附錄五：魏菲德拜師記⁵⁵

我第一次會晤劉老師(作者案，毓老師身分證上的名字是「劉柱林」，故有學生亦稱「劉老師」)是在夏末的台北，一個典型悶濕的日子。當時劉老師被稱為「滿州人」或是「王爺」。我的朋友 Moss Roberts(作者案，毓老師早期洋學生，後任紐約大學教授)將我從沉悶的中文會話課程中短暫地解救出來，我們就像翹課的學生，踩著腳踏車穿越市區，就為了能見上 Moss 多次讚揚的劉老師一面。會面前，我也從別處聽說過劉老師。普遍的印象認為他是一位脾氣古怪的滿州皇族，也是曾任職於溥儀滿洲國的清朝遺老，現在則僻隱民間，傳授外籍學生中華經典。如果我曾預期當天的會面如雲彩般動人奪目，那我絕對沒有失望！吞吐著一桿長長的、鑲著碧玉的竹煙桿，坐在書桌後的劉老師讓我在恍惚之間，認為自己就像被傳召覲見乾隆皇帝的馬戛爾尼(作者案，英國政府出使中國的首任特使)。先前那種面試中文家教的錯覺瞬間煙消雲散，眼前這位紳士絕非尋常的語文家教，盼望著學費得以維生。相反地，直覺告訴我是劉老師在對我進行面試，試探、評估著我是否夠資格成為他的門下受業。然而，師生情誼一旦確立，任何一方皆無法輕易擺脫。想到往後不能再逃課，著實讓我緊張了一會兒。我也想到以後我又該如何回報所學？以及如何在繁重的博士論文撰寫中規劃出時間，好好的咀嚼《孟子》？

正當我站在那裡為這些難題困擾著，劉老師用他那濃重的東北腔提醒了我，在正式成為他門下子弟前還必須至少苦練中文會話三個月。他還要求我於秋末或冬初之際再來見他，到時他自會評斷我是否有足夠的資格展開中華經典的學習，也好為我做些安排。

也許正是這種與眾不同，極為冷傲的教學方式俘虜了我。因此，當冬天來到，即使有些不篤定，但我已隨著劉老師的腳步展開超過兩年的學習。劉老師選擇以《孝經》作為課程的開

⁵⁵ 標題為筆者所加，原文收錄於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璽論文集·序》(“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參考自張輝誠：〈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收錄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8卷第5期(2012年01月號)。

始，他很耐心的讓我慢慢適應他的古式講學，等我慢慢得心應手後，他便加快講學速度。很快地，我們已經讀遍《四書》的每一部。時光流逝，我學習的時數也隨之增加，甚至一週花上整整五天的時間向劉老師學習。炎夏再次來到（劉老師也換上輕薄、稍稍褪色的絲綢衣裳），高溫使我越來越難集中精神，清楚地掌握《孟子》的思辨成了一門吃力的功課。當時，我原先計畫前往日本進行下一梯次的研習，但這階段的我對於表面上與中國社會史沒有關係的當代社會現象，已經看出更深一層的意義。所以，我說服了紐約的獎學金辦公室讓我繼續留在台北，我和劉老師的課程也從《孟子》轉到優雅卻令人感到迷惑的《道德經》。

我決心延長在台北的停留時間，以及後來再度跟隨劉老師研習《易經》和《春秋公羊傳》的原因已不再單純著眼於「學習」中國古經籍裡的文章結構或文法，而是進一步吸收孔子學說裡作為精華的哲學內涵。幸虧有了劉老師獨樹一格的教學，這對我來說近乎不可能的任務才得以達成。當我回顧一切，我發現老師教學有三個特色。第一、教學的語言。老師會先運用帶有抑揚頓挫的聲調，將句子原汁原味地唸出來，然後再巧妙地以通用詞語逐字闡釋。藉由此方法便能將原先艱澀的古文，轉化為典雅的口語。雖然沒有極為精準的翻譯，卻在老師的解析下為文章注入了更加豐富的生命及內涵。第二個特點，劉老師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裡，教導我古典中文的學者。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劉老師全憑藉著自己對以往所受教育的記憶以及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在教學的時候他也會摘取某一篇章的一個段落，對另一篇文章加以解釋。剛開始這讓我很難接受（又有多少人能夠用《大學》裡的一段話解釋《易經》？），但漸漸地我就明白，這樣解經的方式對於劉老師來說是極為重要而無庸置疑的，因為任何一句經典裡的話語都是與整體學說相連的一部份，既然是自承一脈，經文互證自然是合情合理的。這樣的思維也反映在第三個特色上，劉老師堅信，經典裡的教誨仍舊可以作為當今社會的道德準則以及鑑鏡。

疑古運動和 1930 年代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對劉老師似乎沒有任何影響，然而我卻發現，當我們爭辯於某些細微的觀點時，他卻不僅能引用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論點，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節的爭議和真實性。即便如此，劉老師仍堅決主張學說的連貫性，而我對此的觀點也逐漸隨著時間改變。劉老師不再是一個活化石，一個存在於今日的奇蹟，單純地期盼我們學生能明瞭一個教育者所堅信的理念，相反地，我認為在此時，他開始有意地展現出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

舉例來說，劉老師是個半虔誠的佛教徒，他和台灣的佛教支派保持密切來往，也參加重大祭典，並常以素食餐點招待學生。在政治上蒙羞使他轉變為一個遺世而獨立，重視靈修（每天早上靜坐）且專研佛經的隱士，正因如此，劉老師對於林藹士等研究佛學的學者來說，也是不可多得的良師。當世的挫折也助於理解他對以康有為為首的今文儒家學派的全心投入。這般對學術的執著，對於老師的教學生涯也有著極大的影響。一些講學中曾被程、朱駁斥為危險而過於自我的論點，曾使我不禁懷疑自己是個異端學派的門徒。但正是在這些論點下，「君子」不再被單純地定義為一個有修養的紳士，由此觀點出發才能更完善地理解、掌握《公羊

傳》中，極力宣揚的「張三世」，這個烏托邦式的理念。這種稍具神秘的教學氣氛使我們學生和劉老師之間的情誼更加深厚。當然，如此的相處模式既非傳統的中式，也不屬於典型的西式，讓我很懷疑是否有人相信，劉老師把我們這些外學弟子視為正統的中式傳人。事實上，我們的外籍身份對他來說是別具特殊意義且重要的。身為五四運動的貶抑者以及二十世紀動盪政局中的失意者，老師似乎希冀我們這些外國弟子能傳承這個讓他悲惋不已，正在逐漸凋零的中國人文傳統。而他之所以選擇外國弟子，恐怕正反映了這個傳統的流失已巨大到令人堪憂的地步。

寫這篇序文，讓我沉浸在那段愉悅的往事中，跟隨老師學習的情景彷彿仍歷歷在目。雖然這樣緬懷過去的確讓我心中多了些愁緒，但一想到劉老師仍健在，且持續教導新進弟子，傳授他們更多學術道路上的領悟和心得，這一切都令我深感欣喜！劉老師除了是一位良師，更是一位益友，深深為本書各卷作者所景仰。這也應證了我第一次會晤老師時，內心暗自的預言。本書雖不是以純粹重現奠基者流派的方式呈現，但也稍微減輕了我們的歉疚。至少，我們這群幸運的學生，想藉此表達曾受業於一位大師門下，內心由衷的感謝。雖然我們和劉老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但他還是達到了《論語》中「吾無隱乎爾」的教學境界。

附錄六：黃大炯〈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⁵⁶

各位先進、各位同學，我是毓老師早期的學生，老友要我說話，實在很心虛，個人不但辜負了老師，也愧對朋友。今天，為了老師，只能滿懷懺悔，來分享一點點對老師的懷念、個人感慨；樹欲靜而風不止，生欲學而師不待，再多的懷念，也比不上陪老師說說話。在此，要特別感謝很多位隨侍在側，為老師辦事的同學。

大約在民國四十七年，我認識了一位小貴人——謝君（謝深仁），當時我唸高中，他唸初中。他是我人文啟蒙的小老師，年紀雖小，已有聖賢氣象，感謝他的帶領，才拜見了毓老師。

我是在新生南路一間畫室拜見了老師。畫室主人向老師請教國畫，毓老師就在畫室外的走道上講《論語》，學生只有謝君、我和一位滿州婦人，老師輕鬆講課，學生揮汗如雨。

有一次，畫師畫了老師的背影，請老師題詞。詞曰：「殘翁無顏面蒼天，留取身影俟史評。」——可見老師當時人未老，心已殘，胸中載滿着亡國的自責，自問要如何見先祖於地下？而他本人，又要以什麼身影進入歷史？一般人的身影，通常是越老越模糊，毓老師的身影，卻是越老越漂亮。今天，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老師。

老師當時看起來一點也不老，人很瘦，但是精神極好，聲如龍吟，看起來就是一位龍行虎步的塞外豪傑，胸中有一股奇氣。日後我看八大山人的畫，連鳥兒也有一肚子氣，我想，這不就是老師的心情嗎？八大是明朝遺老，處境與老師類似。這就是我對老師最早期的印象。

⁵⁶ 毓老師百日紀念會講稿。按：黃大炯誠可謂深知愛新覺羅毓鋆者也，此篇文情並茂之佳構，不忍其湮滅，錄之於此，冀能傳世。

後來我唸大學，愛新覺羅毓鋆隱居在南港洲尾(今內湖週美)一處農家，學生看老師，除了搭公車之外，還要乘小船過河，然後蜿蜒走到一座四合院式的民房，那一段時間，老師常和幾位佛教界的大老，如慈航、印順、道安等多位大法師作方外之遊。這一段時間，依個人的印象，老師的身影是一首唐詩如下：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首詩，描寫一位高人，走過人生的千山萬水，之後，來到一處鳥飛不到，人跡罕至的地方，此處雨雪紛飛，高處不勝寒，這個怪人，却獨自乘一葉扁舟，在寒江垂釣。

世界有這樣的怪人嗎？這就是我們毓老師的身影，這首詩的作者柳宗元，是唐代比較有思想的一代文豪。毓老師當時隱居在小橋流水之間，獨自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記得當時，我唸大一，個性十分魯莽。有一天，我對老師大聲喊道：「老師，出身帝王家不稀奇…」；我的話沒講完，老師就說：「嚇，你了解老師！」

有一年春天，老師在門口寫了對聯，我只記得橫批是「相天下士」。老師在此悠然吐露了關心世運，關愛人才的心聲。我介紹了幾位同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也推薦了幾位名士狂人請老師品鑒，沒想到這些名士，竟被評為大小騙子。從此，我才明白什麼是嚴謹篤實。

在洲尾，老師經常在河堤上及橋上散步，有時，眉宇之間有一份沈重，孤臣孽子無力回天，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往事如夢，故國蒼茫，天降大任，苦其心志，千錘百鍊，剛健不息。就這樣，更堅定了老師傳儒門經典，述往聖絕學，終身致力於振興華夏文明的志業。又隔了一段時間，老師搬到羅斯福路，每天清晨除了打坐、練功、打掃庭院、散步之外，有時也會禱告，我問：「為什麼？」老師說：「你沒讀過嗎？丘之禱久矣。」

這時，老師戒了煙，整個人更顯得貌豐神駿，在書桌上，放一小張自己畫的努爾哈齊威猛的畫像，藉此遙想先祖開國的雄烈，及建國的輝煌，再擺上一小幅光緒帝的遺像，不勝今昔之比。另外畫了一小張康有為太老師的講經圖，藉以懷念師恩。跟同學說話，有時手裏抱一隻小動物，心中常留一點春意。

又隔了一段時間，老師搬到溫州街，開了一序列的課程，這時，學生已經是座無虛席，老師教學，以身教見証言教，用生命閃耀出經典的光芒。老師認為誠於中，必形於外，看人，先看氣色。我個人在身心不調，氣色不佳時，就不敢見老師。老師經常說：「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証，他經常告誡：「嗜欲深者天機淺。」唯有擺脫嗜欲的糾纏，才能成為仁者，然後才有可能達到「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的境界。言念及此，不禁汗顏。

所謂「居移氣，養移體」，有些敏銳的青年，看到愛新覺羅毓鋆的絕代風華和人格魅力，通常會在第一眼就愛上他老人家。這種魅力，只有在歷史上特別重視皇室教育的清代宮廷才看得到，老師講課，沒有學術鋪陳，卻常有警句如獅子吼，如當頭棒，發人深省。這一段時期老師的身影，儼然是一代宗師，但是，由我看來，骨子裡還是難掩帝王氣象。

之後，我因俗事纏身，一去多年，暫時睽違，竟成永別，再回頭，已是月冷燈殘，只能在

頌經聲中瞻仰遺照裏的白髯翁。昔日的霸氣已經不見了，只留下一片慈祥愷悌。從同學的記述中，細看老師晚年的行儀，真是夕陽無限好，夕陽無限美。百鍊鋼已化為繞指柔，曠世英雄已化為絕代哲人。

各位先進，各位同學，我們的毓老師，究竟是何等人物？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依不賢之我來看，他是一位兼具英雄魂魄和深厚的文化教養，文武雙全，但生不逢時的英雄豪傑。在這個沒有英雄的時代，特別令人回味。

他是一位孤臣孽子，貴胄王孫，寒天飲冰，清操厲雪，人品冰清玉潔，人格光明峻偉的奇男子。

他是一位飽讀詩書，經天緯地，滿腹經綸，天縱木鐸，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動心忍性，終日乾乾的稀有的醇儒，生命力強悍，活過一百歲，奉獻給學生超過一甲子。

我們的老師，從英雄格局，轉化為聖賢格局，在時間的長河中，是一位轉型成功，破記錄，寫歷史的老師，為了振興華夏文明，用盡生命最後一絲的能量。

請容我唸一遍遲來的輓聯：

曠世英靈，夢覺山河，嘆驚濤往事，故國蒼茫三千里，
狂瀾力挽，清操厲冰，峻偉從此留青史，
上壽醇儒，道昭日月，述先聖絕學，師恩浩瀚六十年，
木鐸天縱，高風仰止，斯文庶幾肇中華。

最後，我要借用古人的一句話作為結語：

「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

謝謝！

附錄七：毓門人物篇⁵⁷

一、國內學術界

(一)人文及社會科學類(括弧內為曾任或現任職務)

- 1.中文學門：陳文昌（玄奘大學中文系教授）、彭小妍（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趙中偉（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初慶（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金周生（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潘朝陽（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江美華（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忠天（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葉惠蘭（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范銘如（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陳惠齡（清華

⁵⁷ 奉元弟子大多失聯，難以備載，僅就個人所知，略述如下。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賀廣如(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亓婷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吳伯曜(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 2.歷史學門：阮芝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孫鐵剛(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澎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芝芝(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克(中國時報記者)、宋家復(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呂世浩(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卓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喻蓉蓉(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教授)、閻鴻中(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許晉溢(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 3.哲學學門：林義正(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何信全(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林文琪(北醫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孫長祥(元智大學通識中心教授)、趙之振(清華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 4.社會學門：孫中興(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潘朝陽(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教授)、邱慈觀(中央大學財經金系副教授)、黃世明(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所副教授)、馬康莊(玄奘大學資訊傳播所副教授)、傅維信(慈濟大學傳播系副教授)、董華春(北京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顏銓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法學博士)。
- 5.藝術學門：蔣勳(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

(二)自然科學類

孫維新(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郭鴻基(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吳宏達(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林立(中興大學物理系教授)

(三)生物醫學類

黃德華(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何肇基(臺灣大學醫學院胸腔內科)、周正成(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徐思淳(臺灣大學醫學院血液科主治醫師)、鄒稚華(中研院植微所副研究員)、曾頌惠(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治醫師)、江振源(萬芳醫院主治醫師)、周明文(永和復康醫院副院長)。

(四)工程技術類

孫春在(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王鎮華(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德簡書院山長)。

(五)教育科學類

曾議漢(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黃藹(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謝小苓(清大通識教育中心/學習科學所教授)、辛意雲(國立藝術學院共同科講師)。

二、國內政府機構

江丙坤（中央銀行資訊處）、周國蘭（國科會）、嚴定暹（國科會研究員）、鍾美萍（國科會工程處）、朱承歡（國科會科教處）、郭允文（國科會科教處）、邱明弘（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法官）、蔡新毅（臺灣高等法院法官）、蔡耀慶（國立歷史博物館）。

三、國內教育機構

劉義勝（南山中學）、陳有志（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林明進（建國中學）、陳懿嫻（南山中學）、唐麗紅（衛道中學）、賴秀珍（大業國中）、張錦秀（石碇高中）、林世奇（中山女中）、張輝誠（中山女中）。⁵⁸

四、國內業界

（一）傳統工業類

吳榮彬（恆耀工業公司董事長）、鄭武傑（宜化有限公司）

（二）科技電子類

溫世仁（英業達集團總裁）、白培霖（南亞科技副總經理）、賈秉坤（大元科技總經理）、谷方（燎原科技股份總經理）、蔡坤佑（台灣飛利浦人力資源行政管理總監）、

（三）金融企管類

蔡明勳（富信金資產管理）。

（四）政治法律類

廖學廣（立法委員）、蕭育娟（律師）、阮品嘉（律師）。

（五）民間講學類

劉君祖（奉元理事長）、李娜君（正倫讀經文理補習班主任）

（六）藝文出版類

許仁圖（河洛圖書出版社）、簡嫻（作家）。

（七）其他

成仁（改革宗神學院教授）、谷正（法自然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郭中翰（中央社譯者）、江妙津（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博士）。毛重義、謝深仁、黃大炯、陳一川、周義雄、李毓善、陳文昌、李濟捷等等。

⁵⁸ 按：此部分人數頗多，惜多數失聯，無法一一備載。

五、國外學術界

(一)美國

魯道夫(Richard C. Rudolph 洛杉磯加州大學榮譽教授)、強生(Waoace Johnson, 堪薩斯州大學榮譽教授)、羅貝爾(Ronald R. Robe, 阿拉巴馬大學教授)、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 加州柏克萊分校教授)、史萊克(Lyman Van Slyke, 史丹佛大學榮譽教授)席文(Nathan Sivin, 賓州大學榮譽教授)、孟旦(Donald Munro, 密西根大學榮譽教授)、羅幕士(Moss Roberts, 紐約大學教授)、黃宗智(Philip C. Huang, 洛杉磯加州大學榮譽教授)、吉德威(David Keightley, 柏克萊加州大學榮譽教授)、狄伯格(Ronald Dimberg, 維吉尼亞大學副教授)、歐達偉(David Arkush, 愛荷華大學教授)、倪肅姍(Susan Nelson, 印地安那大學教授)、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 阿姆斯特大學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 哈佛大學教授)、班大為(David W. Pankenier, 梨海大學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 芝加哥大學教授)、甘幕白(James Kemp, 達拉哈西佛羅里達大學教授)、伊羅(Robert Eno, 印地安那大學教授)、克勞茲(Ralph C. Croizier, 維多利亞大學榮譽教授)、莫然(Patrick Moran, 威克大學教授)、史密斯(Paul Smith, 黑佛福特學院教授)、根茨勒(Jennings Mason Gentzler,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皮塞(James Pusey, 布克內爾大學教授)、帕森斯(James Parsons,)、強生(Dale Johnson, 歐柏林學院榮譽教授)、波特(Jonathan Porter, 新墨西哥大學教授)、施雷克(John Schrecker, 布蘭帶絲大學榮譽教授)、艾爾曼(Benjamin Elman,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⁵⁹陳明德(加州大學資管系教授)、胡立姿(加州大學心理系講師 Santa Cruz)。

(二)韓國

朴元煥(高麗大學教授)

六、國外業界

張憶里(美國矽谷創業家與企業副總裁)、應天平(加州矽谷高科技公司)、尹建維(美國德州儀器公司亞洲區副總裁)。

⁵⁹ 以上名單參見張輝誠《毓老真精神·毓老師與洋學生》，頁117-120。

